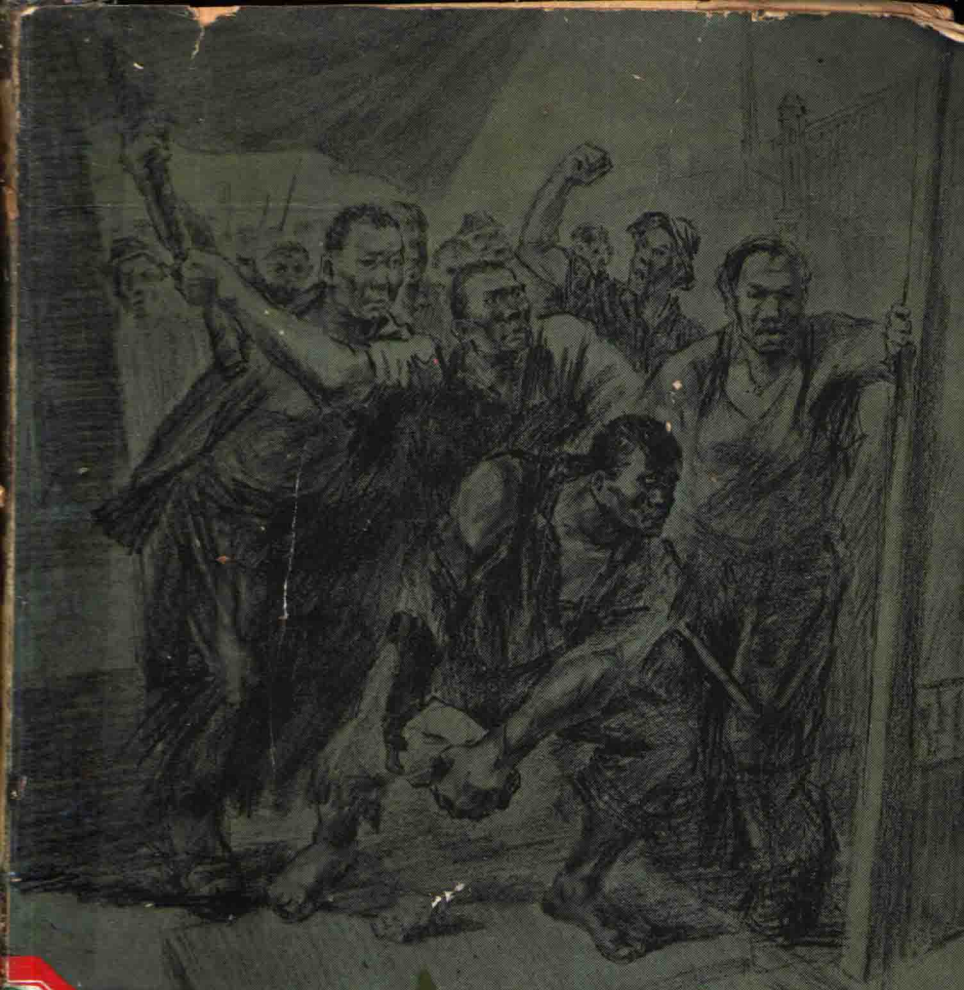




三十六棚

哈尔滨車輛工厂六十年

210

三十六棚

哈尔滨車輛工厂六十年



RAM76/18 07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59年·哈尔滨

三十六棚

——哈尔滨車輛工厂六十年

哈尔滨車輛工厂厂史編輯組 編

石璞 李敏插图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1/32 • 印张3 1/4 • 字数114,000 • 插页9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哈尔滨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书号：0029

序 言

這本“工厂史”，經過工厂职工的努力，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最后总算拿出來了。雖然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高，有些方面表現不够充分，但我們还很看重它。因为收到這個集子里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工厂六十年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较大事件，和發生事件当时的社会狀況。同时，較可貴的是：写作者多是实际斗争的参加者，是偉大历史变化的見証人。

1958年是我厂六十周年。六十年來，隨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工厂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1898年建厂開始到1924年，是中東铁路时期。当时我厂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为了反抗沙皇統治者的压迫和剝削，曾發起數次斗争。特別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厂中俄工人爆發了轟动全市的1919年東清铁路大罢工。這次罢工斗争經過了一个月的時間，终于取得了胜利。工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革命鍛煉。1924年到1935年是新的中東铁路时期，由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工厂。当时廢除了帝俄統治时的管理制度，建立了保护工人劳动福利等待遇的一些新的制度。工人的政治、經濟生活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工人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提高了阶级覺悟。在工人中的先進分子組織领导下，向当时的黄色工会——“工業維持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推翻了它，成立了自己的工会。1935年到1945年日寇強行接管工厂后，工厂广大职工和全東北人民一樣，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殘酷統治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工人始終堅韌不拔地進行了各种巧妙的怠工和破

坏活动。尤其在三棵樹鐵路工厂地下党的领导下進行了有組織的斗争。1945年解放后，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人。在自己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奸訴苦斗争、思想站队等政治运动，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了经济建设恢复工作，有力的支援了解放战争。在二年零八个月的中长铁路期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了一套企业管理制度。工厂职工在历次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经济建设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8年大躍进的形势，使六十年來修修配配的老厂轉入貨車制造，揭开了工厂历史新的一頁。总之，六十年來，勤勞勇敢、富于革命斗争精神的工人羣众，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写下了光輝燦爛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诗篇。这些史实是工人自我教育和对新工人教育的活生生的共产主义教材。

工人羣众在编写厂史时，回忆過去，对比現在，展望將來，上了生动的一課，特别是帮助老工人写回忆录的青年工人和新到厂的徒工，受益尤深；通过工厂史的写作，也進一步培养了工人的文学兴趣，鍛煉和提高了写作能力，并为写哈爾濱工人运动史积累了一些參考資料。

据我們的体会，编写工厂史必須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羣众，依靠老工人和文艺积极分子，只單純靠少数人去搜集材料整理编写是不够的。同时，还要特別強調密切配合中心运动，为生产建设、为羣众服务。

目前，工厂全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在1958年大躍进的基础上，正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沿着历史前进的车輪轨迹，以无窮的智慧和双手，創造新的厂史篇章。

哈爾濱車輛工厂厂史編輯組

1959年8月

目 录

序 言

三十六棚	姚 平 (1)
“五一”万岁!	工人 刘 洪 涛 (3)
参加联盟会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7)
战友的信	原車輛工厂工人 П·Е·布爾巴 (10)
一九一九年的风暴	老工人 孔 繁 兴 (12)
跟黄色工会的一场斗争	鍋炉車間老工人 张 登 之 (21)
在中俄工人兄弟之間	設備組組長 傅 善 德 (23)
失业团的复工	鉗工 崔 鳳 山 (26)
推倒維持会	鉗工 崔 鳳 山 (31)
在富拉尔基別墅	老工人 孔 繁 兴 (35)
一九三二年的大水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澤 芝 (37)
“仇恨”的第一課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澤 芝 (3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41)
不仅为了演剧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澤 芝 (44)
“挤出去!”	老工人 王 延 芝 (47)
回忆董立全同志	女工 赵 桂 兰 (50)
往事	机械車間副主任 苏 广 銘 (54)
穿上父亲的工作服	李 春 来 (57)
第六个儿子	女工 朱 宝 云 (60)
压延工人的斗争	老工人 孙福 胡有昌 王益昆 (67)
装甲車	會計員 高 兆 貴 (71)

机器是我们的命根子	退休老工人 张 墨 林 (75)
鬼子投降了	老工人 赵 文 祥 (77)
护厂	老工人 吕 俊 昌 (80)
斗争恶霸	厂史編輯組 (83)
也有我们一分力量	工人 晋惠德 郭有全 祁玉发 (85)
初战大捷	技术員 孟 献 昌 (89)
为了运输线	翻砂車間副主任 郎 益 增 (93)
幸福的日子	(96)
力量的源泉	鍛冶車間主任 鮑 洪 雁 (96)
难忘的时刻	建筑車間主任 王 崇 武 (97)
当毛主席的临时警卫	机械車間工程師 林 祥 云 (98)
专家“治铁牛”	张金海 (100)
1195号機車重返前綫	工人 刘 存 久 (103)
四百輛平板車	工人 崔 希 祿 (107)
在另一条战綫上	乔殿起 (111)
走向生活	工人 李 文 径 (115)
竞赛	楊貴有 刘国生 (119)
老钳工爱厂如家	厂史編輯組 (122)
紅旗飄飄的李明順小組	工人 李 翼 东 (125)
制造中国第一列儿童列車	刘 令 然 (132)
搶救	賈 士 祥 (134)
松花江上的荣誉	吳 殿 元 (137)
他在勇猛地飞翔	刘 白 羽 (140)
市委書記当徒工	工人 刘 洪 涛 (148)
师徒比武	工人 崔 希 祿 (153)
常青树	工人 崔 希 祿 (155)
新的里程	商 平 (161)

三十六棚

姚 平

窗上的雪花融化了，松花江的浮冰随着激流滚滚东去，春天来到了哈尔滨。

傍晚，彩丽的红霞，象丝带一样悬挂在西半天的地平线上，把三十六棚一排排整齐的工人住宅染的通红。工人家属白手建立起来的“三八”化肥厂的烟柱，缭绕上升。“三八”被服厂里的缝纫机，象一组高奏乐曲的提琴，声音是那么轻快。民办托儿所的孩子，摆着小手，跟阿姨翩翩起舞。……

看到了今天的三十六棚，不禁想起五十多年前建棚时的情景。

那是1903年的七、八月间。雨季来到了哈尔滨。荒草甸子上，到处是水坑，散落在甸子上的一个个布棚，象海沟里的白帆，被风吹的东摇西摆。一群群在工厂里劳动了一天的工人，踏着自己踩出来的泥濘小路，冒着寒风秋雨，回到了住处——布棚子里。棚子里什么也没有，迎接他们的只是阴暗、潮湿和寒冷。工人们睡着了又被冻醒，他们愤愤的站起来，活动活动，点着烟，暖暖嘴，也暖暖心。他们回忆起工厂里的工头到自己家乡招工时的话，说什么有白面吃，有房子住，有大洋拿，……现在可什么都明白了，那只不过是骗人的话。

气温不断下降，树叶黄了，落了，小北风象无数把尖

刀，刮在布棚上沙沙作响。甚或把布撕裂开来，使棚內的被褥坦露在凄风寒雨下。工人们不能再忍受了，他們抱成团，向“白毛”（对旧俄派来的工厂总管霍尔瓦特及其走狗的称呼）总管展开斗争。“我們要享受人的待遇！”“我們要房子住！”

在总管的办公室里，挤滿了工人；这伙沒走，那伙又来了。“白毛”总管惊慌失措了，他怕工人鬧罢工，被迫答应給木材搭房子。

“白毛”总管可狡猾呢，給了木材就不管了。于是工人自己出錢找木匠，自己做小工。房子盖的异常简单：在荒草地上挖几个坑，把木杆埋进去，搭成人字架，頂上鋪上茅草盖上土就算完了。每个馬架只有一扇門，沒有窗，屋里除了一个很小的砖炕以外，什么也沒有，要睡覺还得現搭鋪。不过比起原先的布帳棚子，总要好一些。

荒草甸上出現了第一批房子。每排六个馬架，共六排。工人们为了通信找人方便，給房子編了号，正好三十六个馬架子，于是就管这块地方叫三十六棚。

三十六棚，是工人的住宅区，許多人把哈尔滨铁路工厂簡称为“三十六棚大厂”。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翻了身，生产和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旧日三十六棚的馬架子，已經被一排排整齐的砖房代替，三十六棚大厂已变成社会主义祖国制造新式貨車的工厂。但是，三十六棚这个称呼，还深深地印在我們工厂工人的心里，还深深地印在哈尔滨人的心里，因为我們的父兄在反动统治时期，在这里和敌人作过英勇的斗争，而今天，我們又繼承了他們的革命斗争传统，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英勇地劳动！

“五一”万岁！

工人 劉洪濤

每当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車輛厂的文化館內总聚起一帮須发斑白的老人。他們有的拿着手杖，有的手捻着“干胆”，穿着节日的新装，胸前佩带着金光閃閃的退休紀念章和奖章，兴高彩烈地說笑着。

当这些人相互見面的时候，往往都用俄語开头說：“別列維馬·烏啦！”这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弄不清楚，所以总想打听一下。这一天，我問了七十二岁的退休老工人張經書。他眨着两只有神的眼睛，笑咪咪地說。

“小伙子，你沒有学俄文吧？”

我羞怯地点了点头。

張經書点了一支烟，开始了一段深沉的叙述：

“我1912年刚到工厂的时候，就听人家說‘別列維馬·烏啦’，那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想問还没处問呢！以后我才知道，这可不是句普通的話，它給了我們工人阶级以无限的力量和希望，我們为它进行过多少艰苦的斗争！”

“我就說說1912年那年吧，正当四月三十号这天，工厂的大总管就向各厂房发布了命令：明天都得上班，誰也不許請假。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过去每到五月一日，工人是不愿意上班的，可是这又为什么，我还是不理解。

“单說这天大总管发布了命令以后，那个管事的‘白毛’剛一轉身，就見我們車間里的好多俄国工人都朝他吐唾沫，出怪声，之后就丢下工具，到一起合計什么。那个管事的‘白毛’还在外面探头探脑，我心里挺納悶。

“第二天一早，事情就大变了，我上班来一看，噲，工厂的重要地方，象电灯分厂的鍋爐房、工厂水源地等等，都被一些‘白毛’士兵看守起来了。这时工人也都来了，可是他們沒有一个干活的，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也有三三两两的私語着。这究竟要干什么，我还是不明白。不多时候，忽然听到鍋爐房里响起了汽笛，这时工人馬上呼喊起来：‘別列維馬·烏啦！’然后就成群結队地冲到工厂門口，要出去游行。这时工厂的大总管着慌了，叫他們的士兵阻拦工人，可是他們势力孤单，拦挡不住，最后就調来一批馬队，好歹算把工人截住了。之后，厂子还开除二百多鬧事的人。这就是1912年“五一”的故事，是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一道，配合俄国国内工人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这回你該明白了吧！‘別列維馬·烏啦’，就是‘五一’万岁！”

张經書講到这里，站在他身边的一位七十五岁的退休老工人傅占升又接过了他的話岔。

“說句‘別列維馬·烏啦’，表达我們多少心情啊！咱們中国工人是从俄国工人那里学来的。你还記得1917年4月30日那天么？咱們机車車間有一个俄国工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可是他的模样我一直沒有忘。那天早晨，剛一上班，他站在火車头上喊：‘同志們！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工人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請問咱

們現在一天做多少個小時？十一、二個。國內也一樣，可是國內的工人、農民、士兵都聯合起來了，反對沙皇的統治，咱們還能例外么？我提議明天我們也不要上班，慶祝咱們的節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鬥爭。’

“工人听了都异口同音地說：‘对！大伙抱成团……’”这样一來，可把大总管气坏了。等到五月二日上班以后，他就象疯了似的，把昨天沒上班的人調查清楚，每人都給扣了两天的工錢。

“他覺得扣工錢就治住咱們了，其不知，这样咱們也就更劲儿上了，看誰能治过誰？以后每到‘五一’前，工人就偷偷地把机器弄坏或者砸坏工具，叫他又扣錢，又得停工过‘五一’节。”

談“五一”故事的老工人愈來愈多，又一位坐在后面椅子上的吳伯順老工人接着說：

“資本家想治咱們，那是妄想。記得有一年，也是跟‘五一’有关系，头天晚上客車厂房起了大火，把好多日子修出来的十五輛客車和厂房都烧了个淨光。消防队来救火，开不开厂房外的水門，原来水門不知被誰用化好了的鉛水給堵死了。大总管急的乱蹦，滿工厂跑也是干瞅着。他明知这都是咱們工人干的，可是他就是找不出是誰，后来沒办法，就把客車厂长撤了职，听說連大总管也受了处分。从那时客車厂房就停止了生产，一連停了八个月，这时工人們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当时俄国國內革命势力很大，哈尔滨鐵路也常出事故，一來二去，大总管也就老实下来。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虽然东三省还是帝俄势力，可是工人就可以公开的慶祝‘五一’

节了。到了1924年，苏联派了以伊万諾夫为首的一些人，接管了东清鐵路，每到四月三十日下午就放假。工厂俱乐部，裝飾的紅紅綠綠，五顏六色的彩灯挂得滿屋。等‘五一’的早晨，大伙都換上新衣服，打着旗子，吹着洋号，到馬路上游行。咱們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一起高喊：‘別列維馬·烏啦！’

“那时市內有一些零工，听說‘五一’是全世界工人过节的日子，也都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我們的队伍就愈来愈大，工人階級的覺悟也在一天一天的提高，以后为了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多少个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都是在‘五一’这一天进行的。”

我听完这位老师傅講完“五一”的故事，心里想到好多問題，不禁也脫口說出：“別列維馬·烏啦！”

参加联盟会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1918年9月2日早晨，上班不久，突然工厂的汽笛呜呜地叫起来。只见俄国工人哗啦一声都丢下了工具，跑出了車間。这时，我想准又是鬧什么革命的事了吧。我立刻去找我的好朋友、俄国工人斯巴金，我問他：“发生什么事啦？我能不能和你們一块去？”斯巴金气愤地說：“霍尔瓦特逮捕了我們全路总执行委员会的人員，还要解散这个組織，我們大家去游行示威，反对解散这个組織，并且要他放回被捕的人。你愿参加，我們欢迎！”于是我随着他們冲出工厂，来到工厂的俱樂部門前。这儿已經聚集了許多人，有俄国工人，也有中国工人。不一会，有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儿、四方脸的俄国工人站到台阶上，揮了揮手，讓大家靜下来，然后高声地說：“咱們团結起来，坚决罢工，一直到……”正講到这里，一队白俄士兵，用馬車拉着机枪，一直冲到文化宮門前，强迫我們散会。我們誰也不理，还是站着不动。于是白俄軍官下令抓講話的那个人。这时，俄国工人呼啦一声包围了卫队，趁他們不备，把枪都繳了过来。白俄士兵象兔子似的逃跑了。

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激动，对斯巴金說：“你們真行，大伙的心太齐了！”斯巴金笑着說：“你們也一样，只要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团結一条心，什么都不怕！”

赶走了白俄士兵，我們便开始游行了。长长的队伍，喊

着口号，浩浩蕩蕩地向南崗奔去。

过了几天，我和斯巴金又湊在一起了。我問他：“你們的联盟会是个什么样的会？”斯巴金想了想，用手拿起一盤面包對我說：“你看，一个人有面包吃好呢，还是大家都有面包吃好？”這個問題太簡單了，我斬釘截鐵地說：“当然是大家都有面包吃好啊！”斯巴金接着說：“簡單說來，联盟会就是为大伙都有面包吃而奮鬥的組織。你看好不好？”

“这太好了，我參加你們这个会行不行？”我把过去想了很久的心事一口气說了出来。这时，他严肃地追問我：“你不怕掉脑袋嗎？”

“不怕！为了大伙，死了也值得。”我說。

斯巴金緊緊握住我的双手說：“好样的！”然后他一个接一个問題問我：“今年多大岁数？老家是哪？家中还有哪些人？……”我全答了，完了他严肃地對我說：“柴好，我可以介紹你入会，不过还要办手續。今后你要保守秘密，忠于大家，爱护我們的組織……”

将近一个月后的一天，下班时，斯巴金領我到了道里經緯八道街一个地下室里，里边已經有許多人了。会上，一个俄国同志發給我一張有列宁象和鐮刀斧头的証書。当时在場的俄国人都拥上来和我握手。这个說：“祝賀您，中国同志！”那个說：“欢迎柴好同志光荣参加了我們的会！”我心里感动极了，想說什么都說不出来。

从此，我經常到那个地方去开会。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團結中国工人，启发他們的覺悟，积极拥护紅党，反对白匪霍尔瓦特。記得当时机械車間有个姓桑的翻譯，为人直爽，对“白毛”总管欺压工人有反感，常常露出憤恨的情緒。有一

次，他對我說：“這叫什麼年月，還有頭沒有？”我看到他有可以爭取的地方，便說：“快啦！你看俄國不是革命成功了嗎，咱中國也快啦。”

“是嗎？咱們中國怎麼個革法？”他湊到我跟前，挺誠懇地問我。

“你要不怕死，要革命，就去找斯巴金商量商量吧。”我直截了當地說。

果然，這個姓桑的翻譯，在斯巴金的幫助下，也參加了聯盟會，後來在進行革命工作時被捕了。

當時，聯盟會很關心中國工人的生活。為了把工人組織起來，擺脫各種壓迫，斯巴金要我把中國工會組織起來。我很擔心，自己是個粗漢子，沒有辦過這種事情。斯巴金了解我的困難以後，便叫一個技術很強、為人熱心的車工王學福來幫助我。

在聯盟會的幫助下，工會組織起來了，起名叫“工業維持會”。

工業維持會的任務是維護工人利益，幫助工人解決生活困難。一開始，工業維持會確實給工人辦了不少好事，但後來被工賊、壞蛋操縱了，變成欺壓工人的小集團。

（工人 劉洪海 記）

战友的信

原車輛工厂工人 П.Е.布爾巴

1917年至1926年間，我在中长鉄路的哈尔滨中心修配厂作鉗工。并在該厂工会做过三年書記。那时我們和中国工人并肩工作，团結得紧密，生活得友誼和諧。这一段时期的共同工作，給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我还清楚的記得，有这么一件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在三月中旬，中心修配厂的一群中国工人到我們的俱乐部来了，在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的群众集会上致了祝詞，这显示了中俄工人阶级的兄弟团結。

那时，我們欣喜若狂，会場上的人們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工人代表团，我們把他們当成中国无产阶级向我們伸出的一只友誼的手。中国工人对俄国工人充滿了多么深切的同情，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說明：他們在工厂里的工薪收入比我們少得多，但是代表团却當場把在各車間募集的數百元錢交給工人和士兵代表會議主席团作为对俄国革命的支援。

我在車間当鉗工时，有几个很要好的中国朋友，一个是鉗工助手，一个是鑄工。1923—1926年，我还在机械車間当了三年記号員，也認識了几个中国朋友，其中一个叫米沙，中国名字大概叫王福。

我們俄国工人也对中国工人同志怀着同样的同志式的感情。1917年七、八月間在哈尔滨爆发了爭取同工同酬的罢工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俄国工人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了中国